

DE
JKE

神秘的祭客

● 徐本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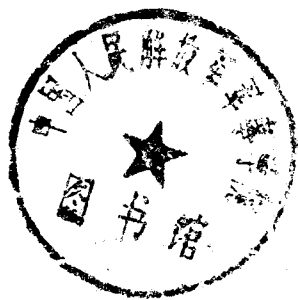




2 034 8935 9

SHENBI DE JIKE

神秘的祭客



● 徐本夫

● 山东文艺出版社



内 容 提 要

这部小说，是作者继《特别行动》之后，在我社出版的又一新作

作品写了我军特工人员打入敌人内部，利用国民党反动派军统、中统驻山岛机关的矛盾，斗智斗勇、克敌制胜的故事。

作品具体描写了道姑南荣洛慷为摆脱宗教束缚、实现还俗愿望，在积极协助谷满仓智取敌方枪支弹药、炸毁军火库过程中所产生的真挚爱情，读来感人肺腑、耐人寻味。

作品构思奇特新颖，情节曲折惊险。

神秘的祭客

徐本夫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博山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6开本4.5印张2插页71千字

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4,500

书号10331·135定价0.64元

引 子

淡淡的雾气笼罩着灵泉山，给烈士陵园披上一层缥缈的纱幔。遥遥看去，那雄伟的纪念碑、古式的亭阁和浓郁葱茏的树木，影影绰绰、若隐若现，形成一种幽静肃穆的气氛。

眼下是壬戌年的清明节前夕，若在内陆，大概正是槐花飘香、牡丹争艳的时候了。然而在三面环海的山岛市，还刚刚是柳树长叶、槐枝吐芽的光景。尤其在晚上，饱含着湿气的海雾时常出现，被风吹打在身上，颇有寒威犹存之感，禁不住要打几个冷颤。

就在这风寒雾湿的暮色里，从山下走来一个身材颇长的老军人。他的草绿色军装有点肥大，被风刮得呼啦呼啦直响。多亏他手中握着一根藤杖，凭借“三足鼎立”之势倒还可以勉强前行。当他沿着石铺的山道来到陵园门前时，

已经气喘吁吁了。

他并没立即叩门，而是伫立在一棵苍松下，用指挥官那种察看地形地物的特有目光，扫视着对面的观海岭，仿佛要从那怪石嶙峋、松竹丛生的山坡上，捕捉到某一个重要目标。过了会儿，他失望地收回目光，蹙起灰白的长寿眉，颌首沉思起来。这时，他那瘦削多皱的面庞变得阴沉而忧郁，酷似一个违盟负约者在作沉痛的忏悔。

他叫高悦武，原是某部队的副司令员，现已解甲归“休”了。当有关部门向他征求颐养天年的去处时，这位将军一下子选中了山岛市。他所以作此选择，并非为该市的奇特风光、怡人气候所吸引，而是想用有限的晚年，搞清亲密战友在此牺牲时嘱托给他的一件隐秘事儿。

本来，他应当等到这儿的休养所全部交付使用后，再从首都迁来。然而由于清明将至，他想在这中华民族传统性的祭奠节日里，郑重其事地来战友墓前凭吊一番。因此，他把搬迁事宜托付给老伴和警卫员，自己迫不及待地赶来了。

此刻，将军所以凝视着对面的观海岭伫立沉思，正是与那个亲密战友的遗嘱有关。

一九四九年春天，将军驱师攻打这座城市，他的亲密战友谷满仓团长率部担负正面进攻。当先头部队打到美军机场时，突然遭到海上美蒋舰队的炮击，全团伤亡较重，团长谷满仓身中弹片，奄奄一息。将军闻讯立即赶到现场，和他见了最后一面。

当时，谷满仓偎依在将军怀里，吃力地说：“……师长大哥！对不起，我……我要先走一步了！”

“胡……胡说！”将军眼含泪水，咬着牙说，“没有我的命令，你……你别想溜号！”

“自从我这个煤黑子跟着你姓了‘共’，可……可从来没有违抗过军令啊！”谷满仓自豪地咧大了嘴，“唉！这一次可要惹大哥生……生气啦……”

将军闷雷似地叹息一声，哽咽着说：“别……别带着‘包袱’溜号，有啥话就撂给我吧！”

“兄弟光棍一根，无牵无挂。只是——”他脸上涌起一阵羞涩的神情，吭哧了半晌才说，“有一件挠头的事情，我想麻烦大哥代劳……”

“啥叫‘麻烦’‘代劳’？再说见外话我揍你！”将军平日与谷满仓嬉闹惯了，不由抖起一只手晃晃，但未落下，而是就势捂在战友头上，亲偎起来，泪如泉涌：“说吧，满仓！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”

“去年秋天，你派我潜入山岛搞军火、炸敌库。我在那里搞了几天，完成了任务，受到军区司令部的嘉奖。”

“你为咱部队搞来弹药，解决了枪支弹药紧缺的难关。你还把蒋帮观海岭的蛟洞军火库炸了个稀巴烂，动摇了山岛守敌的防御信心。这都是铁板上钉钉子的事，谁不夸你是独胆英雄？！——干啥又提这件事？”

“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啊！当时我怀有某些顾虑，没敢向上级说实话。眼下，在我‘溜号’之前，不能不向你说实话了。”

“你就大胆地说嘛，天塌了有我顶着！”

“实话告诉你吧，搞军火、炸敌库的任务不光是我自己干的，还有另外一个人！”

“是谁？”

“一个道姑！”

“道姑？别胡说！这种人怎么会——”

“你……你先别瞪眼好不好？听我说！她叫南荣洛慷，是观海岭紫竹观的道姑。”谷满仓过于激动，半晌没说出话来。他喘息一阵，才象默书似地说，“她今年二十四岁，原籍苏州南乡。十岁那年家乡闹瘟疫，父母双亡，多亏一个老道姑去那里布施符水降瘟，把她带走抚养成人。后来师徒二人云游到山岛来，在观海岭紫竹观安了身……”

“嗯呀，还挺复杂哩！你老兄怎么能和这种人掺乎在一块儿？”

“她……她不是一个死心塌地终守玄门的人，她有叛道还俗的意愿。大哥，她是个好女人啊！”谷满仓用尽力气说，“当时，她送给我一支银簪子，我别无还送，只……只好给她一粒手枪子弹，算是我们的信物……”

说着，谷满仓吃力地掏出一个小布包。将军打开一看，果然是一支扁长的银簪子，上面还有四个针刺的小字儿“南荣洛慷”。

亲密战友留下了这件谜一般的悬案，匆匆地离开了人间。将军在枪炮声中挥泪告别他的遗体，指挥部队全歼守敌，解放了山岛市。但当将军去观海岭紫竹观寻找南荣洛慷时，那里

已经变成一片废墟。附近的山民说，自去年军火库爆炸后，再没见到南荣道姑。有人说她坐化升天了，也有人说她被蒋帮特工抓进了监牢，还有人说她还俗嫁人了……

山岛解放后的第三天，将军奉命率领部队渡海南下，也就难以继续寻查南荣洛慷的下落。后来，将军又紧急北上，跨过鸭绿江转战朝鲜战场。两年后他才回国，奉调驻防东南沿海，一驻就是十多年。接着，便是“史无前例”的十年浩劫。将军在繁忙的军务中，在自身难保的险恶环境下，曾先后六次写信给山岛地方政府，要求帮助查找南荣洛慷。但不知何因，并无片言只字的回音。

灾难的十年过去后，也许是安静的工作环境使他有回顾往事的机会，或许是年事已高感觉到了时间的紧迫性，反正他把寻查南荣洛慷的事情摆到重要位置上了。他曾信发两路，一给地方政府，二给当地驻军，要求找到此人；即使她不在人世了，也要搞清死于何时、何地、何因。不久，他得到了回音：经多方查问，不知此人踪迹。

虽然如此，将军仍没失去继续查找的信心。

现在，他离休定居此地，决心要搞它个水落石出。同时，他想用余生之年守候战友的坟墓，以此激发感情和动力，写写二人同由煤矿逃生、投奔革命队伍、共受胜败甘苦的经历，让活着的人们、尤其是青年一代，认识旧社会，知道无产阶级江山得来之不易……

将军返身向烈士陵园大门走去，要进去认战友坟墓的位置。

看门人是个老头，他热情地接待了将军。

当二人在墓地里找到谷满仓的坟墓时，将军手扶大理石墓碑，再也抑制不住冲动的感情，唏嘘着高声说道：“……满仓！我来看你了……遗憾的是，我还没找到南荣洛榛，也许永远也见不到她了……你原谅我吧！”

“首长，天色不早了，你该回去了。”看门人可没料到祭客会如此动情，惊诧之下，上前扶住将军，劝慰道，“晚上太凉，得注意身体啊！”

将军好一阵才抑制住感情，掏出手帕，轻轻揩擦着墓碑。当他揩擦到墓碑底部时，突然被杂草中几块寸余长的香头吸引住了。他仔细地察看着、思索着……

看门人暗吃一惊，心虚地说：“首长！这……这都怪我责任心不强，让烈士们的遗属带进香纸来乱烧。咳，这种人的迷信思想太严重……”

“快告诉我！”将军猛地抓住看门人的手，
“什么人在这儿烧过香纸？”

看门人惊退一步，似觉大祸临头了——革命烈士安寝的圣地，怎能允许焚烧迷信物品呢？这可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啊！真倒楣，偏偏叫这位首长发现了！他战战兢兢地说：“我……我记不准谁在这儿烧过香纸。不过，干这种不光彩事的人大都是老年妇女。”

“妇女？”将军两眼发出了希冀之光，忙追问道，“你敢肯定在这儿烧香纸的人是妇女？”

“不敢说十成，也有八成。”看门人回忆地说，“记得每年的清明节这天，总有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在这片坟地里待一阵子。”

“噢！”将军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，以致闹得对方惊骇不安。他稳定住情绪，和蔼地笑了笑，就象给小孩叫魂似地说，“老伙计，别紧张嘛，我想寻找这位烈士的遗属，并没有别的意思呀。请你想想看，这个妇女是什么长

相？”

“咳，你该早说明白嘛！”真是一场虚惊！看门人擦擦额上的冷汗，尴尬地笑着说，“这个妇女的长相我说不准切，可见了面就能认出她来。这好办，明天我看准了再告诉你。”

“怎么，明天她能来？”

“刚才不是说过么，我在这里看了七年大门，每年清明节这天她必定来……”

“哦，谢天谢地！”将军以手加额，无限欣慰地说，“但愿她就是南荣洛憬！”

翌日早晨，将军又来到烈士陵园。

看门人把将军接进传达室，两人象老友重逢似的，一边亲切地聊着，一边注视着纷纷而来的扫墓人。一队队中、小学生和一系列干部职工，带着各式各样的花圈环围在烈士纪念碑下……

将军见此情景，激昂地自语道：“伟大导师列宁教导过，‘忘记过去，就意味着背叛’！那么，忘记先烈、忘记对革命作过贡献的人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？那些正在钻研并实践‘关系学’、‘权力学’和‘宗派学’的人，他们多来烈士陵园光顾光顾，也许可以清醒一下头脑啊……”

“首长！她——”看门人忽然叫道。

将军迅即望去，只见从大门外走来一个穿着黑布衣的妇女。她有五十多岁，中等身材，肢体略瘦，但却现出一副健朗样子，可惜有点儿驼背，象是被生活的重负压弯了似的，走起路来有点老态龙钟。她和普通老年妇女一样，留着齐耳披发，只是银丝太多，使别在头上的几个黑色卡子格外显眼。她手挽一个草制扁篮，上面搭盖着一条白毛巾。经过传达室门前时，她曾急速地朝看门人睨了一眼，神色慌促地朝墓地奔去。将军透过窗子，一直目送她走远。

“首长，你跟上去看看吧。”看门人用肯定的语气说，“她拿的那个扁篮肯定装着香纸！”

当将军追到墓地深处时，发现那位女祭客安然地坐在树下休息，并没到谷满仓的墓前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将军躲在一排冬青树后，疑惑地注视着她。这时，前来陵园扫墓的各界群众鱼贯走进墓地，把各种花圈放在一个个墓碑前，瞻仰许久才陆续离去。哦！明白了——女祭客要等人们走后，再把带来的物品在情人墓前焚烧哩！

默默地等了一个多小时，墓地里已无人影，显得异常寂静。阳光晒得草木发出淡幽幽的芳香，沾在枝叶上的水珠象珍珠似的闪耀着晶莹的亮光，墓地里的气氛是那么圣洁。这工夫，女祭客终于站起身来，朝谷满仓的坟墓走去。

她先在墓碑前默立一阵，然后曲膝跪下，从扁篮里拿出一叠黄表纸、一扎线香，麻利地焚烧起来。骤起的火苗烘烤着她那椭圆形的面庞，呈现出油亮的晕红色；她久久凝视着墓碑上的名字，目光熠熠闪亮。从这种眼神里，流露出了无限哀思和绵绵情意。她的举止文静，感情诚挚，颇有知识妇女那种秀外慧中、含而不露的韵致。

将军感慨不已地轻叹一声，对她多年如一日、忠贞而又虔诚的祭奠，充满了钦佩的激情。他再也呆不住了，大步向女祭客走去。乖觉的女祭客听到了脚步声，忙用那只扁篮把尚未燃尽的香纸掩盖死，敏捷地移身坐在上面。及至发觉来者身份不凡时，她的脸色骤然变白，清瘦的身躯禁不住颤抖起来。

将军看出对方很害怕，忙笑着说：“别怕，我叫高悦武，也是来祭奠谷满仓战友的！”

“哦……”女祭客瞪大眼睛，流露出欣喜的神情。看来她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；否则，反应不会如此迅速。她翕动着嘴唇，审视地盯着将军，说不出半句话来。

“如果我没说错，你就是南荣洛慷吧？”

“不、不，我叫韩秀竹！”她踌躇地低下头。片刻，她似乎不忍心让这位行伍老者多耗精力，便抬起头说，“那是我过去的名字……”

“啊，南荣洛慷！”将军蓦地抓住对方的双手，使劲抖动着说，“满仓让我找你，可我这么多年也没……”

南荣洛慷本想抽出手来，可她被将军那真挚的感情打动了，也紧紧握着对方的手，啜泣着说：“……大哥！在满仓和我相处的日子里，他曾提到你的名字。今日总算见到了你……”

在将军看来，此刻祭奠战友已不是主要事情了。摸清谷满仓和南荣洛慷搞军火、炸敌库的奥秘，这才是他三十余年来最渴望知道的。按照战友的遗嘱办事，把对革命有功之人应得到的荣誉让其得到，就是对谷满仓最好的祭奠了！将军恳切地说：“洛慷，在我的临时住处

放着你给满仓的那支银簪子，我想该是物归原主的时候了。”

“谢谢大哥把它保存到今天。”南荣洛襟用睫毛掩盖着眼角上的泪珠，惨然地说，“如果真是我的东西，我当然应该得到它。”

“不，按照满仓临终所言，你应当得到的不只是这个，还有更重要的东西！”

听了此话，她那颗冷漠而谨慎的心颤动了，但她还是摇摇头说：“我无所他求，作为一个还俗的道姑，能被当成一个人来看待，那就‘无量寿佛’了！”

将军的眉尖抖动一下，听出对方话中有话、弦外有音，就更增加了他探索奥秘、搞清事实真象的信心。他紧紧拉住对方的手，生怕她飞了，用命令的口吻说：“跟我去招待所吧，请你详细说说当时的情况……”

—

那是一九四八年的秋末，一个阴霾的早晨。海风不大，浪平涌缓，胶州湾沉浸在一片静谧之中。

在淡淡的晨雾里，由湾西县雪岛码头开往山岛市的头班小火轮鸣笛启航了。因为湿气太重，乘客们都挤坐在船舱里。这里有蒋帮官兵、阔商小贩、公职人员和一些去山岛谋生的穷苦人。舱小人多，喧声刺耳，乌烟瘴气。

我是一个年轻的道姑，平日过惯了恬淡、清静的日子，此刻实在熬不过舱内的污浊空气，更忍受不了一些蒋帮官兵冲我说的 那些下流话。我便一个人来到船尾甲板上，独享着清新湿润的空气，饱览着晨光里的海湾景色，心情是那么舒畅、惬意。我很少离开紫竹观单独外出，这次来雪岛是因岛上大财主薛贵祥的老